

科研诚可贵 科普价更高

□ 游苏宁

开栏语：读者朋友好，我是游苏宁，一个好读书不求甚解的出版人。回首往事，虽然愧对5年医学院校的熏陶，未成良医；但30年的编辑生涯，使自己在为人作嫁的不归之途上乐此不疲。古人云：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作为年近花甲的科技工作者，希望通过本栏目和自己的微信公众号“老游评书”分享个人的阅读体验和人生感悟，期待朋友们们的热情关注和吝吝指教。

不确切的事情。在更加注重事实与证据的今日，人们接触到越来越多的统计数据和资料，由于统计基本知识的匮乏，各种简单且易于被戳穿的低级骗术大行其道，导致国民对各种统计数据的普遍不信任。

最近网上广为流传的一条智力测试题就很说明问题：统计学家、地理学家及长跑冠军在沙漠里迷了路，谁活下来的机率最大，为什么？正确答案：统计学家，因为他身体中含的水分最多。时至今日，面对各种良莠不齐、真伪难辨的数据，只有在全民中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教育，大力倡导统计思维，才有可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全书的构思独具匠心

本书共分为十章，哈夫认为，在一个以事实为依据的社会里，统计这一神秘的语言是如此地吸引眼球。从第一到第九章，介绍了带有偏差的样本、精心挑选的平均数、故意遗漏重要数据、样本的误差、精心设计的各种有利于结论的图表、提供不匹配的资料、混淆因果关系与因果关系、不正确地使用资料等各种行骗的手段和工具。通过各种实例告诉读者，统计数据是如何被人利用，并成为恶意夸大或简化事实、迷惑他人的工具。如果作者不能正确理解并恰当运用统计语言，而读者无法真正获知这些术语的含义，那么，统计结果只能是废纸一堆。

哈夫明确指出：虽然经验告诉我们“眼见为实”，但眼睛告诉我们的“真相”或许隐瞒了部分事实，或许夸大了事实，所以，事实往往在所见所闻之外。在本书的最后一章，真正显示出作者的统计学研究功底，哈夫通过具体措施指导读者凭双眼就能识别虚假的统计资料，并揭开它的老底。他提醒我们，对待任何统计学资料都要存有必不可少的好奇心：(1) 谁说的？(2) 如何知道的？(3) 是否遗漏了什么？(4) 是否偷换了概念？(5) 资料是否有意义？

写作风格独树一帜

作者倾其全力为读者提供了一本可读性极强的卡通科普书，采用生动活泼、充满人情味的叙述方式剖析了统计这一枯燥无味的命题。本书在充满娱乐性中，能充分引发读者思考，并通过各种

手段揭穿许多统计学方法中的谎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尽管作者在前言中谦虚地指出，该书是一本如何利用统计学瞒天过海的入门读物，但哈夫坦言：毕竟骗子对于行骗的技巧早已胸有成竹，而诚实的人出于自卫也应该掌握它。

培根曾言：如果一个人以种种肯定的立论开始，他必将终止于各种怀疑；但如果他愿意抱着怀疑的态度开始，那么他必将获得肯定的结论。一般而言，人们对数据的判断和接受也无不外乎此。回溯历史，尽管该书的出版已逾五十载，但作者当年所提倡的思维和方法，对半个世纪后的我们仍然具有极强的实用性，正是由于该书的畅销，使得人们普遍关注“编造虚假信息”这一命题。

尽管我多年前也借助字典读过该书的外文原著，但毕竟属于非母语阅读，深刻领悟原著之精髓尚显不足。该书中文版的问世，译者廖颖林功不可没。我非常赞赏廖颖林对本书的评价，认为该书是“一顾倾城，再顾倾国”的绝色美人，由此也为我为其两年才读完此书提供了绝佳的理由。衷心祝愿本书的所有读者不仅能开卷有益，而且能在轻松愉悦的心情中“抱得美人归”。

(作者系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原社长兼总编辑)



海棠花开 禹燕 摄

一树海棠羞煞梨

□ 苏青

4月8日深夜，干旱了好几个月的北京，终于下了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第二天一早，我乘地铁到西便门上班，走出奥林匹克公园站新中心出口，迎面是6株树冠硕大的海棠树。经过细雨的浸润，满树粉白的海棠花显得格外清新、艳丽，人从树下走过，清风吹拂，落英缤纷，芳蕊沾衣，令人心旷神怡。遂作《如梦令·春雨》，以表情怀：“昨夜天庭屋漏，喜雨贵如美酒。试看海棠花，浸润格外清秀。可有？可有？芳蕊沾衣染袖。”

海棠隶属蔷薇科苹果属，植物学界通常将果实直径小于2英寸(5.08厘米)的苹果属植物称为海棠，大于2英寸的称为苹果；民间则把苹果属中果实较小的种类，以及蔷薇科木瓜属的木瓜海棠统称为海棠；在某些情况下，秋海棠科的秋海棠属、野牡丹科的野海棠树、卫矛科的昆明山海棠植物，也被泛称为海棠。

海棠是中国著名观赏树种，随着人们对于这类植物认识的不断深化，历史上海棠类植物的称谓也在不断演变，大致经历了由“杜”“甘棠”“棠”“棠”“海棠”“海棠”的演变过程。有人考证，“海棠”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地理学家、政治家贾耽(730年—805年)于唐懿宗元年所撰著的《百花谱》一书。

写诗作词，以及其中的内容和格调，是和作者的心境紧密相关的。海棠有“花中神仙”之美誉，其韵味优雅和典雅高贵，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历代咏海棠诗多达二十多首。晚年，陆游游西便门时观赏海棠而写下的长诗《海棠歌》，可谓穷尽了对海棠的赞美之词：“我初入蜀鬓未霜，南充樊亭看海棠；当时已谓目未睹，岂知更有碧鸡坊。碧鸡海棠天下绝，枝枝似染猩猩血；蜀妓艳妆争让人，花前顿觉无颜色。扁舟东下八千里，桃李真成仆仆奴。若使海棠根可移，扬州芍药应羞死。风雨春残杜宇哀，夜夜寒衾梦还蜀。何从乞得死方死，更看千年未及死。在碧鸡眼，碧鸡海棠能比风，碧鸡海棠花失色，可使风流绝代的芍药无地自容，老天真让自己活一千年仍然不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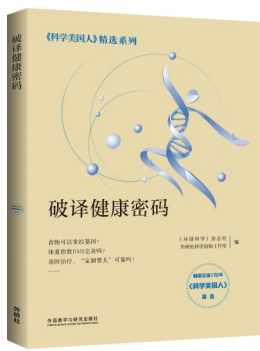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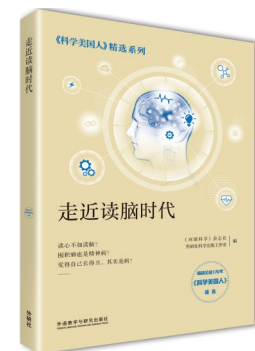
苏轼对海棠的喜爱则是到了痴迷的地步。“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凉。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他这首《海棠》短诗，把自己爱海棠、痴海棠、护海棠、妆海棠之可掬情态，可谓描写得淋漓尽致。

不过，苏轼诗题“海棠醉扶红”还是写给朋友张先的那一首。张先八十岁还娶了个比自己小十八岁的小妾，还得意地写诗炫耀：“年八十，脚上红鞋，与脚倒像同度，只隔中间一花甲。”苏轼闻讯，颇为朋友的小妾打抱不平，遂写词回应：“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梨花为白色，借指鬓边的白发，海棠花红色，用以形容青春小妾的红颜；“一树梨花压海棠”，含蓄地批评了老朋友“老夫少妻”，不太合人伦。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以苏轼的涵养和诗性，是不太可能写出内容这么“黄”的诗来的。一位如苏轼那样博学的学者2013年曾专门撰文，详细考证了“一树梨花压海棠”的来龙去脉，得出的结论是：苏轼与张先关于老少恋的南唐词和之佚事，固然发生过，然而苏轼过世千年，用词已由雅到俗为俚俗。这似乎印证了经济学的“劣币驱逐良币”法则，即低俗往往比高雅更容易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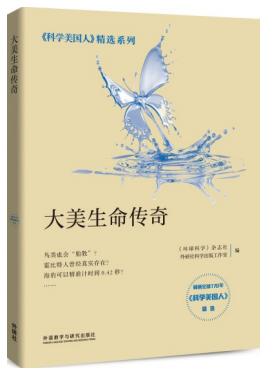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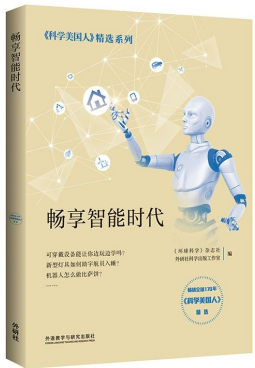
我赞同苏青的观点。这正是：“教书真仍需辨析，一树海棠羞煞梨。阳春白雪和寡，流行通俗媚俗。”

文化建设，任重道远。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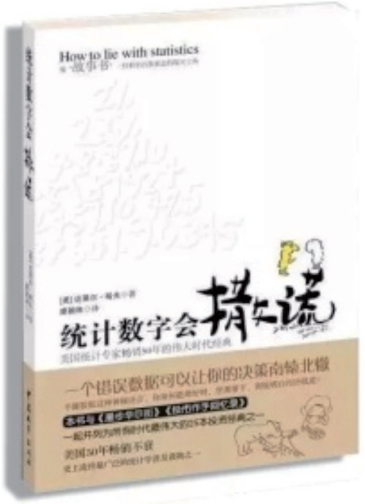
《走近读脑时代》：新的脑部扫描技术能实时读取大脑的活动模式？大脑是否越大越好？电击大脑真能增强记忆？什么是灵感，它真的会灵感吗？囤积癖也是精神病？

《破译健康密码》：食物可以掌控基因，扮演激素？节俭可以改变肠道菌群？涂什么样的防晒霜不伤皮肤？你的基因组完整吗？基因治疗、“定制婴儿”可靠吗？



《畅享智能时代》：玻璃会像橡胶一样柔软？潜水衣会像水獭的皮毛？手机网络永不崩溃，光芯片打造未来网络，无人自动驾驶方破案，超级计算机助力石油勘探……

《大美生命传奇》：野牛与猛犸的对决谁胜谁负？使古猿灭亡的是火山爆发还是食物短缺？“僵尸”病毒真的靠“尸”传播？演化的方向何去何从？



(美) 达莱尔·哈夫著，廖颖林译，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

经典科普，历史弥新

《统计数字会撒谎》的英文原版问世于20世纪50年代，作者达莱尔·哈夫是一位具有很深统计学造诣的新闻记者。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种昙花一现的书籍汗牛充栋的时代，一本具有明显统计学科普特征、小巧的故事书却能在全球范围内畅销半个多世纪，不仅数十次重印，而且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出版，实在是令人惊叹不已。这不仅表明作者选题的准确，而且证明大众对科普知识的旺盛需求，以及经典科普著作对社会的重要影响。

统计思维和读写能力一样重要

早在80多年前，英国著名科幻作家H.G.威尔斯就曾断言：对于追求效率的公民而言，统计思维总有一天会和读写能力一样重要。其实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日，使我们陷入麻烦的通常并非我们一无所知的事情，而是那些我们知道得

再话“莎士比亚巧合”

□ 卞毓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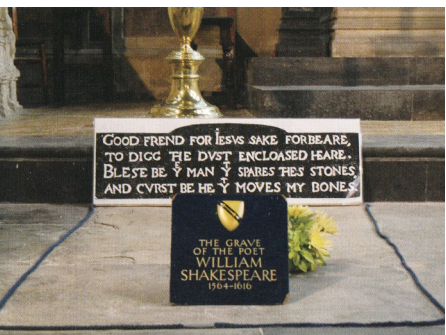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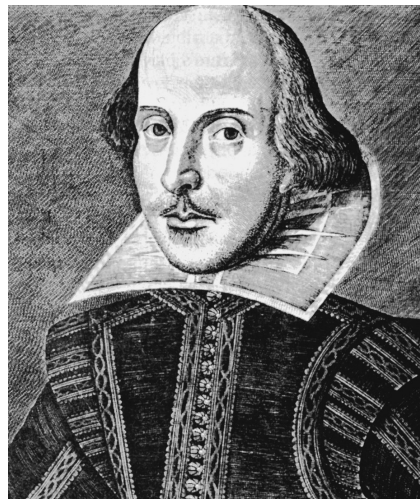


图1：莎士比亚像。图2：莎士比亚墓。1616年4月25日莎翁葬于他受洗的地方——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的圣三一教堂。石碑上刻着他自撰的墓志铭：“看在耶稣的分上，好朋友，勿掘此墓。护我墓者将得福佑，移我骨者必受诅咒。”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将每年的4月23日(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两位文豪的忌日)确定为“世界读书日”，并发表宣言：“希望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人，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裕，无论你是患病还是健康，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都能保护知识产权。”

遥念27年前，我应《北京晚报》“科学长廊”版主持人黄天祥先生之邀，写了一篇800字的小品文，题为“漫话‘莎士比亚巧合’”(1992年10月5日见报)。莎翁的生日与忌辰同为4月23日，我便将一个人人生卒日期正巧相同的情况称为“莎士比亚巧合”。当初受字数制约，有些事情在文中未能展开，如今由是“再话”一番。

威廉·莎士比亚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其实，确切日期至今无考。在英格兰中部沃里克郡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圣三一教堂的有关登录册里，1564年4月项下有拉丁文登记的洗礼日：“26日，约翰·莎士比亚之子威廉”。当时婴儿出生通常在三天内施行洗礼，故其出生日为23日之可能性甚大。兼之莎翁卒日是4月23日，后人也就将其生日定在这同一天了。

在中国最早提及莎翁其人，是林则徐人译出的《四洲志》(1836年)，其中第28节谈论英国文学时提到“沙士比亚阿·弥尔顿”等4人。此后对莎翁的译名甚多，如慕维廉译《大英国志》一书作“舌克斯毕”，严复则译为“索斯比亚”。若按今天英语人名之音译规范，Shakespeare当译为“谢克斯皮尔”。不过，自梁启超将其译为“莎士比亚”之后，这早已成为定译。

一个人人生卒日期相同的情况——“莎士比亚巧合”，不是很多。不过，它也不像许多人乍一想的那么罕见。如果我们假设，人们的生卒日期在一年365天中的分布是均匀的，并且假定任何一个人何日去世同他本人的生日并无必然的联系；那么，运用初等概率论知识很容易算出，发生“莎士比亚巧合”的概率就是三百六十五分之一(但同年2月29日出生者另当别论)。这和从装有365个同样大小的球的暗袋中随手一摸，恰好摸出其中唯一的一个红球的概率完全相同。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计算：任意挑选10名逝者，其中无一例“莎士比亚巧合”的概率有多大？或者反过来问：在这10人中至少有一例“莎士比亚巧合”的概率是多大？答案是：无一例“巧合”的概率超过0.97，至少有一例

“巧合”的机会则不足0.03，可见在10名逝者中就遇上“莎士比亚巧合”的机会仍相当小。但是，当你考察1000名逝者时，至少看到一例“莎士比亚巧合”的概率将高达0.94；如果考察对象增至2000名，那就几乎肯定能发现至少一例的“莎士比亚巧合”了——其概率超过0.995。下面再举一些著名的“巧合”实例——

享誉全球的美国数学趣题大师马丁·加德纳在其所著《引人入胜的数学趣题》中出了一道小题目：“古希腊雄辩家阿里斯提斯生于公元前30年7月4日，死于公元30年7月4日，试问：他在世多少年？”许多人假思索便信口作答：“60年”。然而，这可错了！正确的答案是：“59年，因为不存在公元0年”。(顺便一提，《北京晚报》在1994年12月19日刊载了拙文“注意：公元无零年”。)

与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并称意大利盛期文艺复兴时期“三杰”的画圣拉斐尔，生于1483年4月6日，卒于1520年4月6日，享年仅37岁。其《雅典学园》等巨制人人皆知，生命的最后几年

还曾任罗马考古工作负责人。

但泽(今波兰格但斯克)天文学家赫维留斯以其巨著《星图》和两大卷关于彗星的论著驰名于世。他生于1611年1月28日，卒于1687年1月28日。赫维留斯用地球上的地理学名词系统地为月球表面特征命名——如将月球上的山系命名为阿尔卑斯、亚平宁等，并将月球上较平坦的暗区称做“海”(拉丁文maria)——其实那里并没有水，这些名称都一直沿用至今。赫维留斯青年时代周游欧洲长了学识，30岁回到但泽建造了一座当时欧洲最好的天文台——可惜后来在一场火灾中夷为平地。

上述种种，是长期阅读积累的点滴知识。“世界读书日”再度来临，我又习惯性地去读了莎士比亚。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前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客座研究员，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名誉理事长)



生卒日期相同的名人

再看几位近现代人物。例如，英国著名化学家霍沃思，生于1883年3月19日，卒于1950年3月19日。他因“研究碳水化合物和维生素C的结构”而与瑞士化学家卡斯特(因对胡萝卜素和多种维生素的研究)分享了193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霍沃思是最先合成维生素C的人士之一，他建议将维生素C称为“抗坏血酸”，并为世人认同。

好莱坞影星英格丽·褒曼，1915年8月29日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1982年8月29日因患乳腺癌在英国伦敦病逝。褒曼于1945年凭借电影《煤气灯下》、1957年凭借《真假公主》两度获得奥斯卡奖最佳女主角奖，1975年又凭《东方快车谋杀案》获奥斯卡奖最佳女配角奖。1998年，美国电影学会评选百年来最佳女演员，褒曼排名第四，前三名依次为凯瑟琳·赫本、贝蒂·戴维斯和奥黛丽·赫本。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孙起孟，1911年3月2日生于安徽省休宁县，2010年3月2日在京病逝。孙老在77岁至87岁的10年间，任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是一位资深教育家，曾长期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领导职务，后为名誉理事长。

例如，有位爸爸每次让孩子看书时，孩子都以功课忙为理由拒读；这位爸爸找到了孩子的一处软肋，就是作文差，某一次在孩子写作文之前，爸爸先让孩子看了一本书，读一遍，记一遍，让他将所有能理解的词汇尽量按其分地用在作文中，结果，老师的评语是“语言生动形象”；孩子在阅读的过程中逐渐找到了写好文章的方法，自己便主动找书来读。

阅读不能急功近利

阅读是一辈子的修行，可能在短期内看不到明显或直接的效果，但很多时候它都是一项隐性技能。所以，家长千万不要抛弃通过短时间阅读迅速达到某种效果的想法，千万不要觉得孩子近期多读几本书就能马上写好作文了。

事实上，孩子大量阅读的效果可能会在几年后明显地体现出来。日积月累的阅读培养了孩子清晰的逻辑思维力，这项基本能力的提高将大大促进孩子的学习和写作。孩子读书越多，知识和知识之间能够产生的连接就越多，某一天就能出现爆炸式的绽放。所以，让孩子坚持阅读，总有一天会开出最美的那朵花。

家长应该控制孩子看电视的时间，但是有选择性地看一些内容还是有必要的，特别是一些经典原著改编的电视电影。如果可能的话，孩子直接读原著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如果孩子不乐意，可以先用接受度较高的电视电影来“做媒”，吸引孩子去读原著。

例如，一位家长很想和孩子一起分享自己小时候看《西游记》连环画的乐趣，但是孩子不喜欢看；后来他就先给孩子看了几集《西游记》的电视剧，孩子的兴趣上来了；但是他有技巧性地告诉孩子，再看后面的需要等等，孩子等不及，就抓起连环画先看起来。

鼓励孩子听后读后说说自己的看法

输入之后，输出同样非常重要。在孩子阅读书籍之后，家长可以多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来增强孩子的思考、沟通和表述能力。如果孩子只是一味地阅读，所看的书可能只是堆砌在脑中的信息。如果家长能鼓励他说出自己的读后感，他表达之前会经历一次深度的思考，在表达的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沟通和表达能力，这对他未来基本写作能力的培养非常重要。

如何才能让孩子真正地喜欢阅读？

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和氛围

阅读环境很重要。带孩子去图书馆看书，他的阅读量会达到平时的3倍以上。沉浸在书的海洋中，周围的孩子都在认真看书，这些积极的外部因素会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

当然，家里也是培养孩子阅读习惯的重要场所。可以给孩子买一个单独的书架，准备不同类型和风格的儿童书籍，让他建立对书的归属感。书当然不限于书架，最好能让孩子在家里随时随地都能找到合适的书去读。

坚持每天给孩子读书讲故事

阅读的种子是在家庭里播下的。阅读是孩子丰富精神生活的重要源泉，阅读能力、阅读兴趣、阅读习惯的培养是从家庭开始的。

儿童最初是通过图画认识这个世界的。童书不仅有价值熏陶的作用，还有治愈的作用。孩子要解决什么问题，都有相应的图书，阅读有时比一万句教训都有用。最重要的是，儿童时期一旦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今后会主动找书去读。

经典原著改编的影视可“做媒”

阅读不能强迫，要适当引导。虽然

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对孩子来说很重要。因为阅读能力是其他能力的基础，阅读习惯是孩子一生的财富。